

第六章 結論

現代畜獸畫中所強調的生態意識，有別於我國傳統繪畫中「成教化，助人倫」的意涵。另外，由於藝術表現投射當代社會的脈動，在生態意識高漲的時代氛圍裡，藝術家對此當代的諸多現象投射出什麼的情感及作為，而觀眾又是如何加以回應，確實頗值得加以關注。生態學作為一種全球性的顯學，雖然發生於生物生態學，但是生態問題卻和文化學、哲學、美學有著難以分割的聯繫，如今它已是廣泛地滲透到文化界、美術界、哲學界並引發了激烈的論爭。在生態哲學的影響下，生態美學應運而生。生態美學是後現代生態語境和生態後現代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一個新的學術命題，它是從美學觀點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生態危機所進行的一種學理反思與內省。生態學遵循的基本原則為協調與和諧，強調人一自然—環境的平衡性與共生性。生態美學則是人與自然、環境、社會達到的一種動態平衡、和諧共生的生態審美觀或審美存在狀態，它以生態學為基點，注重從人類整體環境出發，用系統的生態價值觀研究人類文化、藝術和審美問題，強調人與審美對象、審美環境的共振與互動，反對絕對的人類中心主義審美觀，主張生態倫理與美學研究的統一，追求審美層次上的天人合一。

美術作為一種視覺審美意識形態，與自然、環境、生態密切相關。只有以生態視角與生態思維去觀照美術、研究美術，才能從人類的生命存在及人性生成的根本把握美術的生命意蘊與生命內涵，從而以生命生態為基點實現美術的審美作用與社會功能，再造後現代美術的生態立場。生態美術對生態問題具有獨特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它在消解生態危機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們通過生態美術可以反思人類與自然的舊有關係，從而建立新的友善關係，所以倡導生態美術成為迫在眉睫的藝術策略。而將視覺圖像與生態文化、生態哲學、生態美學相融合，進而強化美術的生態學內容。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域都有自己獨特的自然生態、文化生態、生態哲學及生態美學思想，它們必然滲化到該國家、該地區的美術創作之中，我們著重分析它們與美術之間的學理關係，從而實現對

美術的整體性解讀

從造型藝術的角度來看畜獸圖像的發展，若是僅僅以具體的真實對象為參照物的造型，必定要受到客體形象本身的制約。一旦對象的實用價值與審美價值在歷史演進過程中衰微，其造型的變化與探索就會停滯，並導致這一題材的沒落甚至消失；但是如果僅僅依靠某些政治時尚、宗教信仰等觀念來創造與維繫的造型，也會因這些觀念的取捨而出現類似的情形。這一點在明清之後的藝術表現已有著具體的顯現，因此現代藝術家創造的意義在於重新解構與建構，並讓觀眾參與其中進行解碼與編碼，既可顛覆以往的價值，亦可創作出新的價值。

因此，造型藝術如果不與特定文化觀念的發展相聯繫，它便不可能長久保持某一特定的題材；同時，一旦題材被選擇確定下來，無論其觀念如何變化發展，如果造型本身不隨著時代的審美觀念變化發展，它也不可能長久獲得藝術上的生命。因此，我們可以說藝術的共鳴無異於塑造文化的共鳴；文化形象既然是隨著藝術而彰顯，那麼現代藝術的多樣與分歧，正說明了人在價值尋找中的文化危機。這個文化危機雖然源自西方，卻已經不再單單只是屬於西方的課題，在備受西方文化沖擊的台灣，也呈現這樣一個價值認同、文化認同的疑慮。